

## 第8周

王大米 王大米 2016-10-31  
03:31

“上言加餐饭，下言长相忆。这句话你怎么理解？”高中语文老师转过头来，夏日的早晨，窗外的树梢微微颤动。我站起来，解释什么我已记不清。年轻的女老师，很肯定地说，“以后你就会明白的。”这句话像是有魔力一样，高中学的诗词大都模糊了，这句话却清楚地记得。

“在那边一切顺利吗？……顺利就好……你要好好照顾自己……出门在外，朋友最重要……不管怎么样，都要按时吃饭……大伯回来了，现在好了……你很久没有来视频了……”奶奶每次视频的时候都在悄悄抹眼泪。我在屏幕上看着她对着手机的脸，不晓得往哪里看。  
莫斯科昨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雪。我们回来的时候，雪层厚实而温暖。

“万圣节你准备扮演谁？”在去做客的路上，朋友转过头来问我。我不知道哦。  
要扮演，要一反常态，要让人惊讶。  
我没有叛逆的榜样。

从小懂得生活艰辛，理解父母，按规矩读书，上学，写作业。巨大的反叛力量来自何处？世界也许不公，很多事情深有原因，教育制度已经是目前最妥当的选择，贫富差距也是因为几代人的积累，我也不相信人与人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矛盾。如果我要反叛，就是反叛自己为什么要那么规矩？

没有想多少，我们开始化妆。拿着可以在人体作画的颜料，我在他们的肩膀画星星，在脖子上画十字架，Настя在我脸上画雨伞和树枝。与其说是反叛，不如说是一群小孩子想着如何过家家。我们在他们家里找合适的衣服，他们买了蛇、昆虫、眼睛形状的糖果。拍照的时候大家慢慢熟悉，然后开始Настя给我们读她刚刚学会的中文句子，我们一起玩文字游戏。很多时候我拿着字典在那里一个个查词，他们很耐心，给你慢慢解释。

巧的是，我们这个朋友家里也养了猫，三只大肥猫，最大的已经快9岁了，厕所门里面挖了个小门，我从厕所里走出来的时候，后面等着的肥猫慢悠悠地走了进去。  
“我们这几只猫都是在街上看到之后收养回来的。因为流浪猫一开始会对收留的主人心怀感激，这样我们一开始就有了感情基础。而且它们流浪了一段时间，比其他猫要聪明多了。”  
在他乡，文化冲击的漩涡中，我们也是在流浪。可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可爱的人，期待着了解中国，了解咏春太极，老子庄子，接纳我们，彼此为对方的接纳感到欣喜。

“对于俄罗斯人来说，我是德国人。对于德国人来说，我是俄罗斯人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。”  
说这话的时候，Альберт习以为常地微笑了一下。没有确切的身份认同感确实不好过吧。  
小时候，在信宁呆到一年级，回到坝头的时候，带着不同的口音，小朋友都不喜欢我。所以赶紧学会了坝头口音，融入大家。小小年纪，也懂得去除自己身上的不一样，融入大集体。  
有一个朋友说，她会两种口音，跟哪一群人在一起可以自动切换。虽然像是玩笑话，也是这个道理。  
小小地域的差距容易消除，而国家与国家之间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吧。  
人与人的差距会有多大呢？我们都是朋友。可是说家乡话的朋友多了层亲密，一样信仰的人又近了一些，一样喜欢吃辛辣食物的人更是要好好握握手。不经意间，就把朋友们放在台阶上，离你心里那扇门的距离，就有了远近不同的区别。

所以，过万圣节的时候，Настя拿出在家的時候会一起玩的

点了火会亮，兮兮兮兮！一直烧到最后的小烟火，幸福得要跳起来！我们吃着一样的食物，说一样的俄语，分享一样的喜好！大家心里都不敢吃可怕形状的糖果，可是还是硬着头皮去尝试，互相开玩笑。

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，互相拥抱，告别。走出家门的时候，才发现，昨夜下了一场很大的雪。踩在雪地上，沙沙冰

碎的声音。

大家都说，今年的雪下得太早了。

---

每一周每一周都觉得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到不行。有时候静下来看自己，往往多了几分烦躁。

不知道从哪里涌出来的莫名情感。忙着开心，忙着交朋友，忙着锻炼口语，忙着把它们展示出来。

时间很巧妙，你不知道要怎么过，它就在你的纠结中过去了。来到这里两个月了，新鲜感一直都在。因为一直都在遇见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。很多东西都被你定义成“暂时的”， 暂时的伙食，暂时的朋友，暂时的关系，暂时的学习，然后它们慢慢成为这一年生活即将有的常态。

每天几步路偏离原有的方向，最后得到的肯定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。

我是来俄罗斯干什么呢？

系主任在课上说过，“好好想想毕业论文的题目。”毕竟回去之后紧接着毕业。考研还是工作这样的问题马上会出现。

这样的问题我还无法解决。暂时想不到出路的时候，就想着“绝学而无忧。”只要不偷懒，积极，主动，理解俄语，理解俄罗斯，理解世界，也是个人成长最重要的事情吧。

